

失眠的日子 ？子夫

瀛苑副刊

雨斷斷續續的下了好幾天，像是一直在重複出現的某種訊息，這麼輕的，如同枯葉飄落在湖面上漾開的兩三圈漣漪，小到只有依附在枯葉上的紅螞蟻才會注意到。

我躺在床上翻來翻去，腦袋一片渾沌，卻又似乎有什麼想法沉在滾燙的腦漿裡，也許等它被煮熟了，便會浮上來。

室友依然努力不懈地傳來沉穩的打呼聲；學妹繼續傳來鏘鏘作響的鍵盤聲……哦，失眠之夜，真難熬！

「愛／像一隻貓行走在屋頂／我步履放輕／以為這樣就不會吵到沉睡的心靈／但是意外悄悄來臨／待發覺傷害／血已經溢滿我的心」葉姿麟的書，《愛，像一隻貓行走在屋頂》，這麼說。那是一本我看了後哭過好幾遍的書；平凡的理性生活裡，感性已經溢滿了全世界。

想了想，覺得自己平時對貓超級厭惡，但是在情感經營上，自己的確是一隻貓；我在他面前故作高傲，臉上總是擺出嘲諷的表情，但在一個不經意的回首，發現自己一直在追尋他的步調跟著它的步調走，而原本的，我的步調，消失了。

在電話彼端的呼吸聲是如此清晰，彷彿此刻我和小堯的心緊緊繫在一起。可是在現實世界裡，我們就好像是兩個星球，各自依循著自己的軌道走，時而貼近，時而遠離，就算是相對互望了，也只是互望而已。

「這幾天好嗎？」他問。

「好。」我說。還能說什麼？我可以告訴他說我每天躺在床上十幾個小時，可是睡眠只有三、四個小時，這完全和這幾天的天氣有關，然後讓他笑我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子嗎？小堯，一個生活在商場上征伐的人；而我，還只是在校園裡混的小小毛頭。我們相差了9歲的時間落差會有多麼大？而我們的環境落差又會有多麼大？

小堯他永遠不懂，「天氣」在很多時候具有更深層的意義，以及帶有人性化的表徵。

記得前天室友說：「這幾場雨下得真好。」

我悶悶地回應她：「雲兒使勁力氣地哭泣，好像閒愁太多太滿了，所以悲慟一直停不了。怎麼會好？」

「是你太敏感。依我的看法，我寧願下幾天的雨，讓雨水把悶氣全部帶走，這樣空氣才會清爽呢。」室友這麼說。

是嗎？小堯也是這麼想的嗎？他這麼看待這幾天的雨，是不是也如此輕率地看待我們之間的感情呢？「你今天怎麼會想到要打電話給我，你不是說你最近『超級霹靂無敵忙』？」我問。他說：「只是一時興起罷了，沒什麼。」苦苦的液體滑入食道，它在胃裡被滲透被分解，最後在廁所被解放出來，沖水器一拉，唰地幾聲被沖走，消失。沒有人為它哀悼，而我也只是愣愣地看著它，然後又有苦苦的液體滑入我的食道。所謂的「愛」一旦被拆解下來，也只不過是幾條無意義的線條——令人不屑一顧。

2010/09/27

